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 的膠林書寫

陳矜孜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碩士）

潘碧絲

（馬來亞大學中國所高級講師）

一、前言

1876 年，英國殖民者為了滿足英國境內工業化對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把橡膠樹從巴西引入屬於其殖民地的馬來亞半島，並進行大量種植^①，橡膠種植業與錫礦業成為馬來亞亟需外國勞動力的兩大行業。於是，英殖民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通過契約勞工制，招徠大量的印度人和華人苦力。印度人集中在

^① 姚昱：〈從殖民地經濟到現代經濟——戰後馬來西亞的橡膠政策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10 頁。

橡膠業，華人則投入錫礦業^①。二戰後，錫礦業漸漸沒落，橡膠業興起，華人轉戰此行業。1970 年代後期，馬來西亞進入新經濟政策的時代，這時橡膠行情低落，棕櫚價格飆漲，膠園逐漸被油棕園取代。一度讓馬來西亞被譽為「橡膠帝國」的行業，也隨著時代變遷走向沒落；膠工或退休或改行，現實世界中的膠園也隨之逐漸消失。「割橡膠的一代」大多早已凋零老去，下南洋的華人及其後代寫在膠林深處的民間歷史記憶，也只能在這些故紙堆中尋覓了^②。

冰谷是「割橡膠的一代」的馬華作家當中，書寫膠園生活最多的^③。冰谷的膠林書寫，不僅記錄了馬來西亞華裔在南洋這片土地上的生活片段，也見證了新客過番討生活的時代歷程，承載了他們與膠林相依為命的共同經驗和集體記憶。

二、成長歷程及其膠林書寫

冰谷，原名林成興，祖籍廣西容縣，1940 年生於馬來亞霹

^① SPOT Malaysia：〈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歷史〉，《馬來西亞華人及南洋華人歷史》系列影片，2019 年 4 月 29 日發佈。

^② 張錦忠：〈序文：膠林深處：馬華文學裡的橡膠樹〉，冰谷、張錦忠、黃錦樹、廖宏強合編，《膠林深處：馬華文學裡的橡膠樹》，吉隆坡：大河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 頁。

^③ 張錦忠：〈在橡膠樹影下——我們的百年孤寂〉，《東方日報·東方文薈·評論版》2015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15/06/27/90444>

霹州皇城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冰谷的父親是年輕時漂洋過海到馬來亞半島打拚的新客^①。他先後當過推泥斗的礦工，種番薯、木薯和粟米的耕農，爬梯子割老膠樹的膠工，最終與膠刀相伴一生，直至終老。1920 年代中期，出生在原鄉廣西貧困家庭的冰谷母親，由於長期飽受饑寒交迫之苦，生活艱辛，於是在二十歲那年，僅憑水客^② 遞上的一張冰谷父親的照片，就毅然漂洋過海奔向被視為豐裕之地的南洋，下嫁給年紀已四十出頭的男人。這一對年齡懸殊的白髮紅顏配，很快就生下三名姐姐、冰谷與妹妹，共四女一男。

由於晚婚，當冰谷出生時，其父已經五十開外。到冰谷稍懂人事時，父親因為眼疾，已經無法操刀割樹膠。家庭經濟困頓，母親毅然挑起養家糊口責任。在橡膠林裡出生和長大的冰谷，因為生活環境使然，還沒入學就必須幫忙分擔家計。六歲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冰谷便開始跟著母親到「十三碑」^③ 的橡膠園裡幫忙抹膠杯與撿膠絲。八歲那年的某一天，在巴都古樓（Batu Kurau）大園丘裡，冰谷邊看顧年幼的妹妹，邊拿起膠刀割起膠樹。他辛勤地忙碌幾個小時後，終於割得第一桶膠汁獻給母親。年幼的冰谷因為出生在貧困家庭，還未踏進校門求學，就已經先學會了割膠樹。「吃苦如吃補」，自小便能熟練掌握操

① 「新客」意指剛從中國大陸來到馬來亞或印尼的華人。

② 「水客」，舊指販運貨物的行商。

③ 十三碑是從太平通往巴都古樓（Batu Kurau）中途的一段路。

控膠刀的技能，不僅成為冰谷謀生的本領，也培養了他堅韌不屈的性格，使其日後投入大型園丘工作時受益匪淺。

冰谷的求學生涯比一般人來得艱苦，因為窮困錯過兩次入學機會，直至 1950 年十歲，終於得以進入江沙唯一的小學——江沙大街中段的崇華小學念一年級。在那個年代，學校沒有限制入學年齡，晚幾年入學是極普遍的現象。許多超齡生來自貧窮、偏遠的鄉下，他們的父母多數以割膠或者農耕為生。生活的困苦並沒有壓倒冰谷，反之，求學的強烈欲望成了一股強大的推動力。冰谷凌晨三時起床跟著母親到橡膠園裡摸黑割膠，十點鐘從橡膠園回來，梳洗與吃飯之後，就與鄰近的三名村童一起徒步上學。往返學校的路程有十四公里，所以冰谷調侃自己是長途走路上學的山芭仔。

冰谷的求學生涯十分艱辛，他在〈夜路〉這篇文章中提到了其上學途中走夜路的可怕經歷：

十歲那年我投進學校的懷抱了，但窮困迫我走更多夜路。那時我還不會踏腳車，每天步行到五哩外的小城去求學，因為讀的是下午班，到了放學時刻太陽已經暗淡了，膠林山徑又不能通行汽車，所以我天天要背著書包，一手拿雨傘一手攜電筒，和另外兩個小朋友，趕好幾哩盡是膠林黑暗的夜路。

膠林的夜路，荒涼而清淒，膠林的夜也多少凝結著恐怖，尤其是在年幼孩子的心目中。所以有時聽到夜梟的叫聲，或是山貓狸的嗥叫，常常嚇得拔腳奔跑，回到

家裡冷汗還冒不停呢！^①

1951 年，英國駐馬來亞聯合邦高級專員亨利·葛尼（Henry Gurney）遭狙擊身亡後，英政府震怒，隨即實行鐵腕政策，先後開闢了 450 個新村，將散居鄉下的農民全部趕入以鐵蒺藜圍困的新村（New Village）^②。冰谷一家也未能倖免，被迫搬遷到瑤倫（Jerlun）新村。這次的遷徙，也為冰谷穿林越野，跋涉艱辛的求學生涯畫上句號，挑燈摸黑割膠的苦差也暫時結束。冰谷在瑤倫新村內的啟智華文小學（後更名為瑤倫新村國民型華文小學）繼續學業，直至小學六年級畢業。^③

冰谷成長的江沙是一個小鎮，卻是霹靂州皇室的所在地，素有「皇城」之美譽。馬來西亞的第一棵橡膠樹栽種於江沙，迄今已經有百餘年的歷史，因此，江沙也被譽為「馬來西亞第一橡膠樹」的故鄉。冰谷的童年就在江沙的橡膠園裡度過，他對橡膠園懷有深厚且複雜的情感。橡膠園已經成為他生命中最初、最不可磨滅的記憶，也成為他豐沛的創作源泉。正如他在散文集《歲月如歌：我的童年》的自序中所言：

因為貧困，沒有寸土歸屬自己，雙親不得不順應環境而被迫經常遷徙。同屬橡林，際遇變化迥異，生存條

^①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有人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 頁。

^② 新村是馬來西亞華人聚居的村落，指在 1948 年至 1960 年緊急法令時期將鄉區居民遷移並集中安置而形成的地區。

^③ 冰谷：《歲月如歌：我的童年》，有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3-215 頁。

件有別，接觸層面廣泛，豐富了我早年的童年場景。

因為貧困，還未入學即已咀嚼人生的坎坷，挑燈割膠成為每天必修的正課，此外是鋸樹、劈柴、挑水、除草……使我有機緣提早磨練毅力、提升意志。許多大人負責的操作，就是我童年記憶的架構，成為今天溫馨的回憶，和不斷思索的書寫主題。^①

1962 年，冰谷畢業於霹靂江沙崇華中學，繼承父母的職業，在橡膠林裡工作。當時二十二歲的他，獨自離鄉到吉打州雙溪邦谷（Sungai Bongkoh）大型園丘擔任文員。他不但體驗了大園丘系統化和規範化的管理制度，積累了全新的經驗，也開拓了視野，對橡膠林的理解和認知更為深入。

冰谷在這座大園丘裡度過了二十五年光陰。他住在一間五十年屋齡的鋅板小樓，每晚挑燈寫作，寫下一系列「園丘散記」，並在《星洲日報·星雲》刊登，獲得讀者很大迴響，這也為冰谷創作散文帶來了更大的信心和動力。史學家許雲樵先生更是將這些散文收錄在他主編的《南洋文摘》裡。冰谷後來也將這些散文結集成《冰谷散文》^② 這部散文集的出版，受到許多文學評論家和作家的肯定，奠定了冰谷在散文創作領域的地位^③。方修在《馬華新文學大系》中指出，馬華新文學作品的內容最大的特點

① 冰谷：《歲月如歌：我的童年》，第 13 頁。

② 冰谷：《冰谷散文》，棕櫚社 1973 年版。

③ 陳大為：〈從馬華散文史視角論《冰谷散文》〉，收錄於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第 6 頁。

是顯現了本地意識與本土化思潮。在眾多新馬華文文學著作當中，散文體是最早誕生的文體^①。冰谷是生於斯長於斯的作家，其散文敘述主體正契合了方修所提及的特質，反映出馬華社會的各種風貌與景象。鍾怡雯與陳大為一致認為散文是生命經驗的折射，無論哪一種類型的散文，都不可能「無我」。從歷史文化的抒寫到個人情懷的抒發，無論是批判還是抒情，它必須建立在「我」的主觀情感或者觀點之上。其中生命經驗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則是構成好散文的兩個重要要素^②。鍾怡雯與陳大為在2007年編選的《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 卷一》，就收錄了冰谷1963-1966年期間創作的九篇以膠林生活為題的散文：〈陷阱的陰影〉、〈兩顆橡籽〉、〈看戲的日子〉、〈野店〉、〈廢墟〉、〈雨季〉、〈稱膠棚裡〉、〈橡果爆裂聲〉及〈橡葉飄落的季節〉。他們認為這一系列「園丘散記」的日常書寫，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冰谷以簡潔樸實的文字緊扣內在情緒起伏的節奏，並以個人的命運為中心，生動地寫活了園丘沉悶的生活，構成扎實的園丘書寫記錄。這些文章不僅描述了冰谷的成長歷程與創作背景，也記載了那一代華人膠工的辛酸經歷與刻苦奮鬥的精神，並呈現了膠工改變家族命運的過程。這些生活紀實文字都是華人在馬來西亞

^① 方修：《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三聯與新加坡文學書屋聯合出版 1986年版，第22-32頁。

^② 鍾怡雯、陳大為：《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 卷一》，萬卷樓圖書2007年版，第iv頁。

亞紮根立業的歷史記憶。

三、膠林世界的構建

1973年由棕櫚社出版的《冰谷散文》是冰谷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的初稿。這本文集按文章性質分為「斷想篇」、「園丘散記」、「夢裡湖山」三輯，共三十六篇文稿。其中，「斷想篇」和「園丘散記」分別收錄了十二篇和十六篇文稿，內容取材於冰谷成長與工作的膠林生活。通過閱讀，讀者們可清晰看到冰谷是如何在散文中，自然且熟稔地經營他的膠林世界。第三輯「夢裡湖山」收錄九篇文稿，內容跳脫園丘書寫範圍，屬於遊記散文。評論家符氣南在〈膠林的世界——談《冰谷散文》〉裡給冰谷這樣的評價：「他孤獨，但他有一顆不甘寂寞的心，有著一支鋒利的筆，於是，他在日子裡慢慢以筆畫出一個膠林世界來。膠林的世界，洋溢著一片綠色的生機，充滿鄉土氣息；這裡邊，有勞動者的歡樂和憂鬱，也有他們對生活的一股強烈的信心。」^①

2002年冰谷退休後，對《冰谷散文》進行修訂。在此次的整理中，他根據主題和風格重新取捨篇章。其中，由於〈雨和淚〉的書寫手法較為現代，與其他篇章的風格不甚協調，於是被剔除，而〈夜路〉與〈八月風雨聲〉則被納入增訂版。同時，冰

^① 符氣南：〈膠林的世界——談《冰谷散文》〉，收入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第219頁。

谷也將九篇與膠林書寫題材關聯較弱的遊記散文刪除。冰谷將整理的重心集中在膠林書寫的篇章，系統梳理自己二十五年來在膠林裡生活的文字記錄，去蕪存菁、重新編排，賦予新的面貌。在此基礎上，冰谷又增補退休後創作的同類題材作品，最終編輯成題材更為集中、脈絡更完整的膠林書寫增訂本——《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

此散文集中的文章，書寫時間橫跨半個世紀，彙集了冰谷不同人生階段關於膠林的生活書寫，既有他少年時代踏入荒地的親身經歷，也有退休後重返膠林的深情回望，完整地呈現了他一生對膠林生活的深刻經驗與集體記憶。全書分為「沒有黃昏的日子」、「彎河的故事」和「曙光」三輯，共收四十九篇文稿，內容更豐富，脈絡也更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冰谷在此書中重新收錄了其在出版《冰谷散文》時因篇幅所限而割捨的文章。這些作品取材於當時被認為極為平常的生活場景，如「椰花酒」、「印度廟」、「彎河的生態」等，以及被冰谷認為「不重要」的八篇作品——〈沒有黃昏的日子〉、〈獼猴〉、〈蝙蝠與果子狸〉、〈盲眼蛇〉、〈野火〉、〈生機〉、〈熱鬧的日子〉與〈黎明的鐘聲〉。然而，隨著時光流轉和人生閱歷的積累，冰谷的心態和價值判斷也發生了轉變。當他退休後回望膠林時，才恍然發覺記憶裡的景觀，早已經在時代變遷中悄然消失，內心也因此產生出許多感觸。這些被忽略的文章，如今卻反而成了「非常重要」的園丘紀實文本，也進一步豐富了《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的內容。從《冰谷散文》到《橡葉飄落的季節——園

丘散記》，冰谷的膠林書寫呈現出了一幅較為完整的橡膠林歷史記憶圖景。

冰谷有關膠林書寫的散文多次入選馬來西亞華文教科書，成為年輕學子瞭解膠林生活和橡膠業發展歷史的重要文本。其作品〈橡膠果實爆裂的季節〉、〈橡實爆裂的季節〉、〈夜路〉、〈兩顆橡籽〉和〈頭燈〉先後被收錄在小學、國中和獨中華文課本中。其中，被收錄在 1987 年泛馬出版社出版的國中中一的華文課本裡的〈橡果爆裂聲〉，後來也被收錄在 2015 年馬文化出版的馬來西亞六年級華文課本裡（改名為〈橡膠果實爆裂的季節〉）。冰谷在這篇文章裡，以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細緻入微的觀察能力，以及自然樸實、表現力強的文字，成功構建出一個完整而鮮活的膠林世界。因此，被編者曾松華（筆名梅井）評為一篇典範性的作品。在馬來西亞經濟史上，橡膠業曾是最重要的種植業和出口產品，對國家的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1970 年代起，受勞工短缺、原料供應不足等因素影響，橡膠生產量大幅下降，馬來西亞從世界第一大橡膠出產國，逐漸失去其優勢地位。橡膠業輝煌時期膠林遍佈鄉野，然而，隨著膠林被油棕園所取代，這種景象已經逐漸消失，年輕一代對橡膠樹和膠林生活也日益陌生，甚至對其完全不瞭解。〈橡果爆裂聲〉與〈橡膠果實爆裂的季節〉先後跨世紀被收錄在華文課本裡，不僅顯示其內容的珍貴性與傳承價值，更反映其作為膠林記憶書寫代表文本的典範和經典地位。

《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中的多篇文章真實記錄了

膠工艱辛的生活。他們的勞動收成與收入無時無刻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雨水太多或太少都會直接影響膠工的收入，使他們的生活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比如，〈雨季〉、〈兩顆橡籽〉寫連綿不斷的雨季給膠工帶來困擾，過大的雨勢使膠工無法如常割膠，即使勉強割膠，若中途下雨，雨水也會沖淡膠汁，造成膠工收入減少。再如〈橡膠果實爆裂的季節〉，寫橡膠樹落葉時，天氣炎熱，膠汁產量少，膠工被迫停工，因而失去收入來源，使得原本就貧困的生活更加困頓：

提及落葉，膠工們就一籌莫展，心坎裡就有陣陣餘哀，正如漁夫們聽到「封港」一樣的心驚膽顫！但是，無可逃避，每年總要經歷那段淒涼的日子，總得馴服於季節無動於衷的摧殘。^①

在文章裡，作者說，一到「年年三月，膠林四野如焚的三月，當橡樹完成了最後一片落葉的葬禮，在風雨頻繁的催促下，很快地枝頭又茁長了新芽，細細嫩嫩的新芽。」^②隨著橡膠樹的萌芽，膠工彷彿又看到了希望，準備和期待迎接新一輪收割膠汁的日子。當遼闊的膠林發出橡膠果實爆裂的聲音時，預示著橡膠樹進入豐產時期。聲聲脆響的爆裂聲，催促與鼓勵膠工們為生計而努力。文章也運用擬人修辭手法，將風雨人格化，彷彿是催促膠樹發新芽、開黃花、結果實的推動者。這樣的書寫不僅強化了風雨

^①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第 46 頁。

^②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第 46 頁。

的形象，也彰顯了膠林旺盛的生命力。

其他篇章如〈頭燈〉、〈頭燈話滄桑〉、〈孤獨路上〉、〈荒涼的橡膠林〉，則進一步描寫膠工生活的艱辛和孤寂。他們凌晨摸黑出門，獨自到黑暗無邊、寂靜無聲的膠林裡割膠。面對這種無邊的荒涼和黑暗，膠工的內心不禁生出彷徨與蒼涼之感。冰谷通過這些文章，不僅突出了膠工的艱苦處境，也構建出膠林勞動的真實環境，讓讀者深切感受到膠林生活的孤苦和蒼涼。

冰谷的散文表述具有深刻的形象性、情感性、趣味性、想像性及哲理性。視覺與思緒的細節，都是構成膠林書寫的重要元素，他用一種自然寫作的方式，以純樸語言與細節描寫，以及融入在敘述間的生存感受，向讀者描述了一個世間萬物同體同悲、共存共榮的膠林世界。他的膠林世界也並非只有貧窮和悲傷，他也寫膠林深處的淳樸和樂趣，特別是描寫膠林裡與人共存的各種動物，如〈貓頭鷹〉、〈獼猴〉、〈盲眼蛇〉、〈蝙蝠與果子狸〉、〈蛙聲燈影〉、〈釣河鰲〉和〈烏鴉〉等篇目。他生動刻畫了這些野生動物、飛禽的習性，也細緻描述了膠園兒女在貧瘠的生活中，捕獵野味的樂趣，以及與自然相伴的美好回憶。陳大為曾就冰谷的散文敘述主體與膠林園丘的真摯互動所凝成的生活情感、文字表現及深刻度三方面的書寫特點，認為冰谷散文文本是馬華 1960 年代散文巔峰之作，並奠定了冰谷在馬華散文界的地位。

此外，冰谷在《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中也細膩描述了膠園的環境與膠工日常生活點滴，展示了膠林生活的多種面

貌。比如，描寫夜晚膠林的〈夜路〉和〈頭燈〉，不僅描述了幼小的作者在走夜路中訓練了膽量，也刻畫了貧困家庭孩子不畏環境惡劣、自強不息的性格；〈野店〉則書寫作者投入新環境後，借野店結交朋友、擴展人脈的過程，為寂寥的膠林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而〈蛙聲燈影〉、〈夜聲〉、〈夜獵〉、〈從午夜的雨聲醒來〉等，則通過對膠林夜色、自然聲音等的細緻描述，顯示出作者敏銳的觀察力、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未來人生的思考。除此之外，冰谷也通過〈看戲的日子〉、〈山野的孩子〉、〈熱鬧的日子〉、〈酬神的日子〉和〈椰花酒的魅力〉等描繪鄉野各民族同歡共慶節慶活動、日常娛樂和生活習俗的場景，呈現了膠林和鄉間各民族淳樸的生活面貌以及各民族和睦共處的圖景。

冰谷的膠林書寫始終立足於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感。他的創作並沒有預設分類和題材，而是在長期不斷、綿密深入的書寫積累中，逐漸建構起他的膠林世界，並奠定他在膠林書寫中的代表性地位。

四、膠林術語、聲音與地域性語言的保存

冰谷在他的膠林散文中，保存了大量與割膠行業相關的專業術語。隨著橡膠行業的沒落，未來在馬來西亞的大部分地區，膠林和割膠行業或許會進一步消失，年輕一代對橡膠林，以及割膠這個工作的瞭解和認知也必然逐漸淡薄。因此，與膠林相關的專業術語被保存下來，將是重構膠林世界重要的資源。通過冰谷的

膠林書寫，後人可以循聲覓跡地去回望膠林事業曾經的輝煌情況和生活圖景。這些名詞術語包括：巡芭（巡視園丘）、稱膠（測量膠汁的重量）、割膠（用刀具把橡膠樹表皮切開，使膠乳流出來）、橡籽（橡膠種子）、秤膠棚（測量膠汁重量的棚子）、膠絲（割膠前，從割口上撕開的條狀膠質物）、芭頭（膠林區域）、收膠（收集膠汁）、頭燈（橡膠園裡割膠工人戴在頭上的照明燈）、電石（碳化鈣）、電石燈（黃銅打造、外國進口、通過電石燃燒發光、火焰呈青藍色的頭燈）、膠刀（為割膠而特製的 V 形的刀）、抹膠杯（把膠杯裡的殘餘膠汁清除）、收膠汁（把一杯杯的膠液倒入桶裡，載回膠廠）、割口（膠樹被割，膠汁流出之處）、標準粒狀膠（顆粒膠）、煙花膠片（RSS 鮮橡膠乳製成，有六個等級）、標準膠（SMR 標準橡膠或顆粒膠，是 1960 年代發展起來的天然橡膠新品種）、蟻酸（Formic acid）、捲筒機（把膠片較薄的機器）、較膠片（把凝膠一片片送進捲筒機較成薄片，經過三輪較壓，最後一輪捲筒機有交叉的花紋，深入膠片，使膠片快乾的過程）、花片（有花紋的膠片）、熏房（Smoke-house，能產生煙和熱進行膠片熏煙乾燥的建築物或小房）、煙花（在熏房烘乾的較薄膠片）、行頭（割膠單位，以棵數為準）等。冰谷的膠林散文中記錄的不同年代的割膠用具、園丘製作膠片所用的各種器具、橡膠行業的專業術語和操作動詞等，將會隨著橡膠業的衰落，逐漸退出歷史語境，並在時間的流逝中悄然被人遺忘。

膠林在冰谷的散文中並非寂靜無聲的空間，而是一個充滿生

機和豐富聲響的世界。無論是白天或者夜晚，各種自然界的聲音相互交織，共同構成膠林獨特的聽覺景觀。冰谷善於運用象聲詞（擬聲詞），在文章中細膩、恰到好處地運用，生動地再現了膠林生活的真實圖景，使讀者產生聯想，彷彿身臨其境。比如，「嘩撲嘩撲」模擬橡果爆裂的聲音；「嗡嗡嗡嗡」描繪橡籽製成的陀螺竹片轉動時發出的聲音；「哧啪」摹寫火燒橡葉的聲音；「切切切」則描摹了割橡樹時刀鋒劃過樹皮的聲音，等等。聽著這些來自四面八方接踵而來的響音，有近處的聲音、遠處的響聲；也有地面蟲鳴之聲、空中飛鳥之音，令讀者仿佛置身於浩瀚的膠林中，感受膠林的生機活力與自然氣息。這些富有節奏感和韻律感的象聲詞不但傳遞了不同聲音的質感，也增強了冰谷散文語言運用的靈活性和表現力，使文章更顯聲情並茂。

與冰谷在園丘裡共事的有印度人、馬來人和其他民族。各民族在語言、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上的差異和互動，形成了馬來西亞特有的多元種族社會風貌。正如潘碧絲、楊國慶與林德順在論文〈鄉音與區域：論馬華散文語言的多元系統〉裡指出，由於馬來西亞地處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又是個多元文化社會，種族混雜，多種語言在族群之間互相借用、滲透，形成了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南洋風采^①。因此，生活在多元民族的環境中，日常溝通語言自然呈現出多元交錯的狀態，生活中的交際語也必須在不同語

^① 潘碧絲、楊國慶、林德順：〈鄉音與區域：論馬華散文語言的多元系統〉，《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6期，第133-139頁。

言之間不斷轉換，以融入多語的大環境中。在此背景下，冰谷的膠林書寫作品中自然也出現不少的馬來語或淡米爾語的音譯詞。例如，在〈看戲的日子〉一文中，冰谷寫道：「模糊的燈光，疏疏落落地點綴在擁擠的人群裡。這不是路燈，是賣零食小檔的燈盞。有賣沙爹的，賣冰水的，賣麥粥的，賣麵條的，賣辣沙的。」^①其中，「沙爹」和「辣沙」是馬來語 *sate* 與 *laksa* 的音譯詞。又如〈椰花酒的魅力〉提及：「椰花酒 *todi* 像沙巴卡達山族的 *tapai* 酒一樣，雖然醇甜，卻也會令人醉。」^②其中，*todi* 是淡米爾語，指椰花酒，而 *tapai* 則是馬來語，指一種以糯米釀制的甜酒釀。儘管冰谷的書寫著眼於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但從這些詞語的運用中可以看見，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在長期的接觸中，形成了語言相互借用和滲透的現象，進而形成了冰谷具有鮮明南洋風貌的獨特表達方式。

與此同時，冰谷在散文中也善用白描式的語言，摻雜著地方俚語與方言，以真誠質樸的語調述說日常生活。冰谷在《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裡使用了大量的地域性詞彙，包括方言、外語借詞和地方性特有詞語等，比如：甘榜（鄉村）、野店（雜貨店、茶檔、菜攤的統稱）、紅土路（黃泥路）、吃老米（吃老本）、吊起沙鍋（沒得吃）、咕哩（苦力）、咕哩厝（工人宿舍）、拉士迪（彈弓）、打架魚（鬥魚的俗稱）、果子峇

^①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第 33 頁。

^②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丘散記》，第 161 頁。

（大蝙蝠）、盲眼蛇（夜行性毒蛇）、量路官（因失業而無所事事的人）、蚊躑（小蚊子）、番鴨（泥鴨、紅臉鴨）、大光燈〔一種以火水（煤油）為燃料的照明燈〕、山豬芭（山豬醃肉）、吃風（被解雇）等。這些詞語的大量運用，構成了冰谷具有本土特色的語言風格，彰顯冰谷對橡膠園裡各種語言運用的適應性。同時，也凸顯了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使用習慣，以及反映了多元民族共存、多語融合的生活圖景。比如，在〈雨季〉中出現的「咕哩」與「咕哩厝」，前者是由英文單詞 *coolie* 音譯而來，而後者則是帶有南洋歷史色彩的閩南詞語，既反映了語言接觸的結果，也承載了早期南來的中國和印度勞工的辛酸和歷史記憶。冰谷將方言和各種地域詞語融入散文創作之中，使文章呈現出趨於日常語言的表達形態，增強了文章的生活氣息和真實感，從而提升了散文的可讀性和親和力。

五、結語

冰谷是名副其實的「橡林之子」。他生於橡膠林，長於橡膠林，更是長期在橡膠林謀生，半生的歲月與橡膠林相依為伴。冰谷的膠林書寫，雖然只是他個人的生活記錄，卻無形中保留了橡膠業發展的歷史軌跡，見證了馬來西亞橡膠業的起落、南來的華人在橡膠林的生存狀態、華人新村的記憶、「山老鼠」馬共留下的歷史痕跡。這些具有南洋風采的意象話語，既是冰谷成長所在地風物的反映，也在無形中映照出馬來亞殖民時期的歷史語境，

使得冰谷的膠林書寫具有文學與歷史學的雙重價值，尤其是在橡膠行業退出歷史的今天，這些膠林書寫的文字顯得更加珍貴。冰谷堅持「文學離不開生活，生活也離不開文學」的信念，他以文學書寫人生，而人生也豐富了他的文學創作。冰谷的散文創作不僅是馬華文學的重要組成成分，更是值得我們珍惜和保留的文化與精神資源。

[原發表 2023；修訂 2026]